



Undergraduate assignment feedback form
(to be completed by marker)

<i>Student Name: Meicheng Ji (2055 words)</i>	
<i>Module Code: SICH4010</i> <i>Module title: Selected Readings from the Canon of Poetry 《詩經》選讀</i>	<i>Student number: 2304057</i>
<i>For completion by marker:</i> <i>Comments:</i>	
<i>Marker's signature:</i>	<i>Date:</i>
<i>Provisional mark:</i> NB. All marks are provisional until confirmed by the final examination board.	

AI Acknowledgement

☐ I have not used AI in my assignment

I confirm that I have not used any AI tools in the research and creation of this assignment. I confirm that I have not presented any AI generated materials as my own work. I confirm I have copies of my drafts, notes, and other resources I used, which I may be asked to provide in evidence.

☒ I have used AI in my assignment

I acknowledge the use of Deepseek on 6 November to proofread one words I used the prompt(s):

1. Please polish 「天命的觀念自商周便已產生，天命觀的變化發展一直被不斷追溯探討」 this sentence for greater conciseness and academic rigor.

(請以更加精煉和學術的語言幫我潤色 “天命的觀念自商周便已產生，天命觀的變化發展一直被不斷追溯探討” 這句話。)

I confirm that I have not presented any AI generated text as my own work. I confirm I have copies of my drafts, notes, and other resources I used before, and after the use of AI tools which I may be asked to provide in evidence.

《詩經》中的天命信仰探析

——以〈雅〉及〈頌〉中的商周天命觀為中心

壹、前言

「天命」觀念濫觴於商周時期，其思想內涵的演變軌跡始終是學術界關注的焦點。現有對《詩經》中商周「天命觀」的研究普遍指出，這一觀念呈現出從宗教性向人文理性過渡的明顯趨勢，此現象普遍為研究者所察知¹，只是為何會轉變，說法紛紜。既有文獻多聚焦於周朝對於殷商時期「天命觀」的繼承與革新，從中可窺見周朝社會思潮之變遷，以及宗教精神式微而人文精神躍升的現象。然而，既有研究可能多側重於宏觀脈絡梳理，對《詩經》篇章中天命觀念表述的微觀分析與文本細讀尚顯不足。本文之價值也許僅在於提供對於商周「天命觀」變遷之簡要了解，以期將商周「天命觀」與宗教、政治、文化的結合盡可能地詳盡敘述。

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為文獻研究法，通過閱讀和整理歸納相關文獻，借鑑學者們的研究成果，在概述〈雅〉、〈頌〉所蘊含的商周天命信仰流變時，進一步補充該「天命觀」對於現代社會之啟示。

「天命觀」議題之內涵廣博，需長期深入的學術研究來加以佐證補充。作為「探析」，本文的深度及廣度都有待加強，隨著之後不斷深入，此文疏漏之處會及時補充修正。

貳、商周時期的「天」與「天命觀」

一、「天」及「天命」的概念與意涵

「天」，《說文解字》曰：「顛也。至高無上，从一大。」。按《說文解字注》：「顛者，人之頂也。」²故隱含「至上」之意。

「命」，《說文解字》曰：「使也。从口令。」按《說文解字注》：「令者，發號也。」

¹ 陳偉強：《中國近世政治正當性思想的形成初探》（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5年），頁67。

² 〔漢〕許慎撰，〔清〕段玉裁注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（臺北：洪葉文化，1999年），頁1。

³故為命令之意。

二、「天命觀」的流變軌跡——商人的神學天命觀⁴到周人的理性天命觀

「天命玄鳥，降而生商。」（〈商頌·玄鳥〉）中國古代的「天命觀」早在殷商時便已出現。近代考古證明，殷商是奴隸制國家，宗教崇拜是統治思想。商人篤信鬼神，因此，商人以神學思想為基礎，將「天」賦予神的意志，認為上天是一種人類無法抗拒的力量，可以賜福於人，亦可降禍人間。按「我受命溥將，自天降康」（〈周頌·列祖〉），「上帝是祗」（〈商頌·長髮〉），「天命降監」（〈商頌·殷武〉）等，這些都體現出殷商時期對於天的重視。商代奴隸主迷信君權神授，對天地鬼神普遍抱有敬畏之心，使得殷商社會形成了對祖先或天帝盲目崇拜的風氣。《禮記·表記》：「殷人尊神，率民以事神，先鬼而後禮。」⁵故有學者認為，據現有資料，中國的「一神論」形成於殷商時代。⁶一元神學指信奉宇宙中存在唯一至高神的理論體系，殷商這種「帝命不違」的天帝獨尊的神學天命觀，便是將「天」或「帝」視為至高無上的萬能神。

「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。」西周建立之初，由於政治經濟變革，哲學觀念對於殷商統治思想既有繼承，又有諸多創新性發展。首先，由於殷商的滅亡，周人「宜鑒於殷」，變革調整了殷人的神學天命觀，深化了對天命的認識。在敬天的基礎上，對「天」有了更加理性的認知，提出「天命靡常」的新思想。殷商時期認為天命是無條件永恆，但商朝最終走向滅亡。因此，周人發覺天命乃無常，想要延續天命，是有條件的。《尚書·周書》云：「皇天無親，惟德是輔。」故周人在殷商「天命觀」中，添加了對於人事的重視，將人的德行放於更加重要的位置上。進而提出「以德配天」、「敬天保民」等思想，認為有德之人，才配得「天命」。〈大雅·文王〉：「無念爾祖，聿修厥德，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。」⁷，〈周頌·清廟〉：「秉文之德」足證。其次，周人重德還有一點重要原因。由

³〔漢〕許慎撰，〔清〕段玉裁注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，頁 57。

⁴ 此處「神學天命觀」之稱，由《禮記·表記》：「殷人尊神，率民以事神，先鬼而後禮。」表明殷商時期宗教崇拜的狂熱，殷人迷信鬼神，思想被籠罩於崇信神靈的宗教氛圍中。殷人將祖先神化，此時的天命觀顯示出了神學的權威，故稱之為「神學天命觀」。

⁵〔漢〕鄭玄注、〔唐〕孔穎達疏、阮元校刻：《禮記正義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9 年），卷 54，頁 3563。

⁶ 郭杰：〈從詩經看周代天命觀之興衰〉，《江海學刊》，（1999 年 4 月），頁 161-166。

⁷ 屈萬里：《詩經詮釋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社，1983 年），頁 451。

於周人是依靠武力手段才得以代替商朝，因此，為證明自己的統治合理性，提出「以德配天」。

周人此種對於德行之重視，在《詩經》中有實質性展現。學者韓裕慶在〈詩經神學天命觀及其對後世政治思想的影響〉中指出：據不完全統計，《詩經》通篇有五分之一比重的周人祭歌，提及周人祖先達一百多處。⁸從大量的祭祀活動中，足見周人將祖先神化，對於祖先的崇拜甚至可與對最高神「天」的崇拜相提並論。《禮記·表記》：「周人尊禮尚施，事鬼敬神而遠之，近人而忠焉。」⁹因此，周人變一元神學思想¹⁰為二元神學思想，將對天的敬畏與對祖先的崇敬分離開，將祖先的地位提高，而後又將兩者有機統一¹¹。足見周人對於「天」有更為理性的認識。

至西周末年，隨著社會危機的不斷加劇，諸多「怨天」、對「天命觀」失望之詩歌應運而生。如：〈大雅·桑柔〉：「天將喪亂，滅我立王。降此蠹賊，稼穡卒庠」¹²、〈大雅·蕩〉：「疾威上帝，其命多辟。天生烝民，其命匪諶」¹³、〈小雅·節南山〉：「昊天不傭，降此鞠誼。昊天不惠，降此大戾」¹⁴等政治怨刺的「變雅」詩句，都展現出人們對天之不滿，對天命之懷疑，動搖了奴隸主的神權。此等怨天之詩，學者們的看法有二：一說怨天的另一方面實則是承認天之權威，畏天而尤人¹⁵；一說開闢了理性主義的思想傳統¹⁶，蘊含著「無神論」思想，是中國「無神論主義」思想萌芽。¹⁷

參、「天命觀」對現代社會的啟示及個人感發

陳來先生講：「西周文化是三代文化漫長演進的產物……形成了孔子和早期儒家思想產生的深厚根基。」¹⁸在西周形成的天命思想是後來儒家思想的重要來源，孔子諸多政治理念也源於西周，形成了孔子天命思想觀。孟子也繼而從西周「天命觀」開出「人

⁸ 韓裕慶：〈詩經神學天命觀及其對後世政治思想的影響〉，《廣西社會科學》，2001年，頁133-135。

⁹ [清]阮元校刻：《禮記正義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9年）。

¹⁰ 此處「一元神學思想」的概念參看本文第2頁第1段。

¹¹ 韓裕慶：〈詩經神學天命觀及其對後世政治思想的影響〉，頁134。

¹² 屈萬里：《詩經詮釋》，頁521。

¹³ 屈萬里：《詩經詮釋》，頁511。

¹⁴ 屈萬里：《詩經詮釋》，頁347。

¹⁵ 韓裕慶：〈詩經神學天命觀及其對後世政治思想的影響〉，頁135。

¹⁶ 劉翠：《詩經天命觀的歷史演進研究》（四川：西南交通大學研究生學位論文，2007年），頁45。

王璠：〈詩經祭祀詩反映的周人理性精神〉，《河南大學學報》，2020年11月，頁86。

¹⁷ 褚斌杰，章必功：〈詩經中的周代天命觀及其發展變化〉，《北京大學學報》，1983年，頁50-59。

¹⁸ 劉翠：《詩經天命觀的歷史演進研究》，頁45。

性論」，「仁政」¹⁹。儒家重德，周朝天命中的重要性質也在於德。因此，周人「天命觀」所傳遞出的重要內涵就在於「為政以德」，「以德配天」。提醒現代無論是當政者還是普通百姓，都需重視德行修養，為人處事建立在德行基礎上。提高自身德行，正如〈大雅·文王〉中「儀刑文王」，希冀達到「萬邦作孚」，穩定社會秩序，實現社會和諧之目的。程頤：「凡下學人事，便是上達天理。」²⁰故於人事方面，克盡其德，「盡人事聽天命」，自能與天合德。

肆、結語

周人代商後，總結殷商滅亡的教訓，更新對於天命的理解，將天命與人事結合。這是殷周時期重大的思想變革。《詩經》中所蘊含的道德人文精神，所表現出的天命信仰觀，可以明確了解到周人理性意識的加強，也為後來儒家思想中的「天命觀」奠定基礎。足見人們的思想高度會隨著社會發展、生產力水平的提高而進步。其次，就「變雅」而言，雖無法考據「變雅」作者的主觀意圖，但不可否認，這些作品動搖了封建有神論，為無神論的萌發創造了條件。²¹作為中國文化遺產，《詩經》需要「古為今用」。除文學價值外，其中的政治哲學，天命信仰以及「惟德是輔」的修身治世思維都值得重視。

¹⁹ 李道剛：〈《天道—中國古代政治思維的精神與形態》評介〉，《孔子研究》，2004年11月，頁126-127。

²⁰ 〔宋〕程顥、程頤：《二程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4年）。

²¹ 參看本文第3頁第2段。

參考文獻

一、古籍專書

〔漢〕許慎撰，〔清〕段玉裁注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，臺北：洪葉文化，1999 年。

〔宋〕程顥、程頤：《二程集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4 年。

〔清〕阮元校刻：《禮記正義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9 年。

二、現代專書

屈萬里：《詩經詮釋》，臺北：聯經出版社，1983 年。

三、學位論文

劉翠：《詩經天命觀的歷史演進研究》，四川：西南交通大學研究生學位論文，2007 年。

陳偉強：《中國近世政治正當性思想的形成初探》，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5 年。

四、期刊論文

韓裕慶：〈詩經神學天命觀及其對後世政治思想的影響〉，《廣西社會科學》，2001 年。

褚斌杰，章必功：〈詩經中的周代天命觀及其發展變化〉，《北京大學學報》，1983 年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83 年。

楊東慶：〈《詩經》的天人思想〉，《文學前瞻》，2021 年第 21 期，2021 年 7 月。

郭杰：〈從詩經看周代天命觀之興衰〉，《江海學刊》，1999 年 4 月。

李道剛：〈《天道—中國古代政治思維的精神與形態》評介〉，《孔子研究》，2004 年 11 月。

王璠：〈詩經祭祀詩反映的周人理性精神〉，《河南大學學報》，2020 年 11 月。